

浮石

很多作者都称下一本书会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这全是虚应，我说我浮石最好的
作品就是这部《皂香》！

「青红皂白」系列作者 浮石
长篇小說

皂香

浮石

长篇小說

皂香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皂香. 上 / 浮石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214-07568-0

I. ①皂… II. ①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3199号

| | |
|-------|---|
| 书 名 | 皂香. 上 |
| 著 者 | 浮 石 |
| 责任编辑 | 刘 焱 |
| 特约编辑 | 李 玫 李 丹 |
| 装帧设计 | 门乃婷工作室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集团地址 |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集团网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book-wind.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
| 印 张 | 18.75 |
| 字 数 | 264千字 |
| 版 次 |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2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214-07568-0 |
| 定 价 | 32.00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第一章

(一)

那段时间，洪均所在的市规划局气氛有点异样，看谁都一副鬼鬼祟祟或莫测高深的样子，似乎有一种夹杂着兴奋与激动的暗流在涌动。

原因很简单，原来是有个副局长马上就要到退休年龄了，上面放出话来，他空出的位置将会通过内部竞争上岗的方式从现有中层干部中产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种情况就像将要在一大群饿狗中间扔一根骨头，自以为这次有希望的人肯定免不了暗地里虎视眈眈、磨拳擦掌，那气氛能正常得了吗？

在一个单位，空出来的职位越高，牵扯面就越大，往往是一个职务的升迁关系到几个人的命运，谁升副局长？他空出来的位置又由谁来补位？碰上这种机会可不跟谁吃肉谁啃骨头相似吗？

这种比喻对那些跃跃欲试的中层干部们来说显然是不恰当的，有人格污辱之嫌，好在他们的心理素质一般来说都还可以，完全可以做到不与那些普通老百姓一般见识。很显然，这会儿还能超脱的人，大都是这次既没有资格入围，也没有机会去填空的人，他们只能围观当看客，这种人自然话多。轮到他有机会的时候，

说不定让他去吃屎都会干，就别说打架抢骨头了。当官多好呀，官升一级多难呀。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谁愿意白白地把这种机会拱手让给别人呢？那也太没有进取心了。

洪均正是符合条件的人选之一。他今年四十二岁，目前的职务是市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整整五年了。在局里，办公室主任吃喝拉撒什么都管，但主要还是管领导。这里的管领导不是管理的管，而是伺候之意。可是，领导不是那么好伺候的，尤其是当上面的领导不止一个、领导之间的关系又很微妙的时候。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忙里忙外、赶材料、搞协调，早已让他身心疲惫。但当官跟做生意搞学问还有点不一样，就像上了一个巨大的轮盘，不能由着你喊停就停、想不玩就不玩。好在他久经官场，早已学会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尤其是负面情绪掩藏得天衣无缝，只把一副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样子展现给领导。在领导面前，他的嘴角早已习惯成自然地向上弯曲，一张脸似乎整天荡漾在春天里。但内心里，他怎么会不想早点官升一级，享受享受指使更多人的那种领导待遇呢？

洪均和老婆虞可人讨论过这件事，在大学里做副教授的虞可人惜墨如金，前后对他说了四个字，前两个字是“随你”，后两个字是“加油”。

洪均了解虞可人，并不觉得她在敷衍他。尽管他们之间每周一次的性生活有点像例行公事，但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很正常的。虞可人在高校里待得太久了，对外面的世界看得有点简单，她本来就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四十岁一过，已经越来越淡泊名利了。

他去征求大学同学于乐的意见，在律师事务所做高级合伙人的于乐马上兴奋起来，极力鼓动他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他说，权力是强烈的催情剂，会让你充满生命的激情，会让你永远年轻。这是一个机会，一定要策划好，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赢。

在廊桥驿站茶坊的包间里，洪均和于乐一起对局里其他几位中层干部的综合实力进行了分析评估，觉得自己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于乐深表赞同，同时提醒他，官场上任何一个职务的升迁，从来没有哪一次完全是靠综合实力胜出的，即便是

公开的竞争上岗,里面的猫腻也不少。实力不如关系。从现在开始,你得做两件事,第一,韬光养晦,千万不要过早地暴露自己的狼子野心;第二,把最关键的关系搞掂搞铁,把你的事变成你们的事。

洪均对于乐的话部分赞同。对他来说,做到韬光养晦并不难,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就是这样做的。他早就养成了夹着尾巴做人、撅着屁股干活的习惯,工作是自己的,成绩是领导的。

其实,跟其他中层干部相比,他的最大优势是跟吴书记孙局长都走得很近,尽管吴书记和孙局长两个人之间多少有点不对付,却都很信任他。他在两个人之间玩平衡,既不亲谁也不疏谁,其结果是两位领导对他的评价都很不错,尤其是在人品方面。对洪均来说,做到这一点还真是不容易,也是他多年悟出来的道理。但这个优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可能是劣势,正因为他保持相对的中立,没有卖身投靠,所以无论是吴书记还是孙局长,可能都不会死心塌地地帮他。

这样分析下来,他是否能成功只能对半开。怎么样才能在短时间内增加自己的砝码呢?

于乐进一步帮他分析道:“竞争上岗也讲天时地利人和,具体来说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问题是有些力量看得见,有些力量看不见,它们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算是算不到的,只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为人处事的风格已经定型,就是想改怕也来不及了。不过,我觉得,平时你跟他们保持等距离交往是可以的,他们即使不争相拉拢你,也不会做把你赶到对立面去的傻事。但是,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如果还能让他们两个人都帮你,那是最好的。如果心里没这个把握,就要有所侧重,必须搞掂一个,稳住另一个。”

洪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于乐说:“被你搞掂的这个人,应该是在单位最有话语权的人。照道理来讲,应该是吴书记,但我听你说过,他来规划局才一年多,根基深不深?孙局长已经在规划局经营多年,说话是不是更有分量?”

洪均以前还真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一时不好轻易做出判断。

于乐说:“你也可以考虑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这个,这是搞掂关系最

好的武器。”

“你是说买官拉选票？”洪均问，不等于乐回答便先摇了摇头。

“你平时看起来倒是圆滑世故得很，一到关键时刻就露出知识分子的小尾巴。什么叫买官拉选票？这叫公关游说，懂不懂？你不搞别人搞，你要听天由命，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命不好，输了都不知道是怎么输的。”

洪均还要说什么，被于乐伸手挡住了，他便拿大拇指和食指搓了搓，说：“这个东西好呀，用专业术语来说，相当于男人用的伟哥和女人用的润滑剂，要想打入敌人内部，有时候还就得靠这个，哈哈。”

洪均先是点了点头，接着又摇了摇头。他对于乐表示感谢，说这几十年没白交他这么一个朋友。

临分手之际，于乐像临时想起来似的说：“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你要特别注意……”

于乐把后面的话留在肚子里不说，看着洪均。

洪均让他快说。

于乐说：“就是你跟黄缨儿的事，我建议这段时间先冷一冷，别往她那儿跑那么勤，免得节外生枝。”

洪均点点头，让他尽管放心。

和于乐谈话后不久，洪均去过一次孙局长家，他没有提竞争上岗的事，而且是特意挑孙局长不在家的时候去的。孙局长的女儿马上就要出国了，他提前把人情送到了局长太太手上。第三天，孙局长打电话给他，让他到局长办公室去拿一份刚签好的文件。在他临走的时候，孙局长似乎不经意地朝对面努了努嘴，说，那件事他那里没问题，让他到对面走动走动。洪均点点头，嘴里没说什么，只将鼻孔里的一小股气运作成空洞的嗯嗯嗯。

实际上，孙局长算是白交代了，因为在去他家里之前，洪均已经陪孙局长办公室对面的吴书记去过一趟省人民医院特护病室，再一次看望了吴书记他妈。吴妈妈因为脑溢血已经在那里住了大半年了。省人民医院特护病室不是很好进，吴妈妈当初能进去，完全是洪均找关系张罗的，找的就是黄缨儿，她是特护病室的

护士长。在这之前，洪均早在单位做健康体检时就已经查出腰间盘突出和胆结石，一直没顾得上上医院，那次也就请了半个月病假，自己的病仍然没顾上怎么看，却把吴书记他妈照顾得像亲娘老子。这事背后里还有人嚼舌头，说洪均太会来事了，拍马屁拍得行云流水。这简直是废话，不会来事能当上局里的办公室主任？再说了，为领导排忧解难不就是他的主要岗位职责吗？洪均听惯了闲言碎语，心理承受能力很强，自然不会为这事进行半句辩解，但这事窝在心里总归不痛快，便找个恰当的机会跟吴书记汇报了一下思想。吴书记望他的神情既庄严又慈祥，但始终没有说什么，只在他临走的时候特意起了身，一边点着头，一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像给孙局长的女儿送人情一样，洪均去看吴书记他妈用的也是购物卡，鉴于吴妈妈当时的身体精神状态，卡是用一个小红包包着当着吴书记的面塞到吴妈妈枕头底下的。关于自己要不要报名参加副局长一职竞争的事，洪均只字未提。吴书记也没有提，也是过了两三天，吴书记才把他叫到办公室，跟他说，我是了解你的。这段时间好好干，当然，以后……嗯，如果那个了……更要好好干，明白我的意思吗？

两位党政领导的说法都不算是正式表态，但以洪均多年的官场经验，自己在两位领导身上下的功夫一定不会白费，至少说明暂时没有在起跑线上输给别人。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像他的这种打点，还只能算是一种常规套路，一场毛毛雨，不能算猛药。洪均相信，和他一起报名的同事，都会做。

参与竞争就会有胜负，洪均对此不得不有心理准备。退一万步来讲，他所占的办公室主任的位置至少谁也取代不了。从实权上说，当了局里半个家。简单地说，这个位置进可攻退可守，上去了，更上一层楼，上不去，就算是一次练兵。无论如何，他得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让别人不至于小觑。

规划局是个好单位，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更是内勤外联的要害部门，虽然上面还有书记副书记、局长副局长，但在外面，面对那些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他也算是一个爷一尊佛，而且不是一般的爷一般的佛，而是一个很大的爷一尊很大的佛，围着他转的男人女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不能说他们接近他都是为了拉拢

腐蚀他，但想尽千方百计给他送钱的男人和明里暗里欢迎他光临的女人，还真是不少。

洪均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般情况下很少跟那些有业务往来的男人女人拉拉扯扯，能推的应酬一般都推了，他知道哪些人能交，哪些人不能交，也知道哪些钱能收，哪些钱不能收。从政差不多二十年了，洪均对低调求生存的道理是很有体会的，他更知道，什么时候只要利令智昏，对自己稍微把关不严，随时就有可能在阴沟里翻船。

于乐关于黄缨儿的提醒很重要。

男女关系的事可大可小，往往跟性别有一定的关系。对于男干部来说，该提拔没提拔，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搞了男女关系；对于女干部来说，该提拔没提拔，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没搞男女关系。既然这种事可大可小，组织上也就可管可不管。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涉及到别人的利益，组织上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是因为这种事太普遍，管不过来；二是因为有权管这事的人可能自己也有寡人之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干吗特意与别人的私生活过不去呢？当然，如果在这方面做得太过分坏了口碑，或者被竞争对手抓住了把柄揪着不放，给组织上添了麻烦，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能在男女关系方面起监督作用的，主要还是家里的“纪委书记”。但家里的“纪委书记”管这事有点力不从心，因为那些久经考验的高手们，有的是瞒天过海的本事。还有，就是家里的“纪委书记”投鼠忌器，老公位高权重，不仅是单位的领导还是家里的顶梁柱，即使明知道他在外面彩旗飘飘，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得过且过算了，因为如果放开了管这事很可能把他搞得声名狼藉，把你自己搞得身心疲惫伤痕累累，除非你自己不想过了，否则谁都不会破釜沉舟。能够在心理上安慰“纪委书记”的是，别以为外面只是任你潇洒的花花世界，搞得不好桃花运会变成桃花劫，你要不想鸡飞蛋打、家破人亡你就得自律。再者说了，任何事件都有两面性，女人也有两面性。男人爱她们，也怕她们，因为如果遇人不淑，也很麻烦。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就不会昏头，会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那些在官场上还有上升空间的男人，他们是又要搞男女关系又不会让男女关系的事

占据自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精神和肉体都可以出轨，正常的夫妻生活千万不能出轨。

洪均决定跟黄缨儿发展关系时进行了充分的风险评估，他给她的定位不是小三，而是红颜知己。小三在很大程度上是奔物质去的，彼此更多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红颜知己就不一样，更偏重感情和共同语言。他觉得黄缨儿算是上天赐给他的尤物，不仅很懂事，很理智，还很有情调，最主要的是她和虞可人有着很特殊的关系，他预计她找他要名分的可能性极其微小。

(二)

星期天上午，洪均邀于乐一起到青山寺后面的稻香村去算过一次命。

这段时间以来，他表面上水波不兴，内心里却忍不住老想竞争上岗的事，弄得自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有时信心满满，有时又空落落的，心里发飘发虚，便决定去找杨大仙问问前程。

那是一个不通柏油公路的小山村，洪均没想到会在一座废弃了的道观前坪里见到那么多高档车。有几辆还挂着政府的O号牌、武警的WJ牌，还有军牌。于乐倒是很能理解。他说，如今做官也跟做生意一样，不可预知的因素，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自己信不了，别人信不过，就只能信命。

杨大仙是一个满口方言又有点吐词不清的老太太，乍眼一看，跟农村里的其他老太太没有什么区别，没想到他们刚报出生辰八字，老太太便把他们的人生经历说了个八九不离十。更神奇的是，她居然说出于乐阴茎上面长了一颗痣，说他儿女双全，长大后必定富贵。至于他本人，则爱好玩乐、华丽虚荣、精力充沛而感情忽冷忽热。于乐劳心不劳力，应该是吃嘴巴饭的，今年命犯太岁，流年不顺，不日恐怕将有牢狱之灾。

洪均也有隐痣，隐在阴囊之上，左主贵，右主富，洪均左右各一，算是富贵兼备。至于前程嘛，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有可能官升一级，只是代价巨大。什么代价？不好说。此外，洪均下唇有痣，克妻，也许妻子年内将有血光之灾。

洪均望着于乐半天没说话，因为他下唇有痣有目共睹，私密处长的痣竟也能被老太太说中，这就不是玩的。

他把于乐拉到一边求证，于乐倒是证实阴茎上面确实有个小黑点，是不是痣就不知道了。不过，他对算命这件事的态度倒是比较洒脱，你迷信，你就得被大仙神婆牵着鼻子走，整日里还得诚惶诚恐。你要是不信，你就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鬼神反而奈何不了你。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死卵朝天，活就活他个风流快活。

洪均对这些玩意儿却不敢不信，花了一大把钞票才从老太太那里求来化解之术。那是用一块蓝色家织布缝成的小包，里面是一枚铜钱、一张符和几粒米，老太太叮嘱他带回家一定要缝在自己每天睡觉的枕头角上，到两年以后过生日的那天夜里再拿出来烧掉，铜钱则必须扔掉，扔得越远越好，老太太对洪均千叮万嘱咐，做这事时必须瞒着老婆，否则可能不灵。

洪均一回家就照着杨大仙的吩咐做了，他做这些时瞒着虞可人，样子很是诡谲。从此以后他更是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睡觉之前总要先摸摸那枚铜钱，看它在不在，否则心里老是不踏实。他还特别关心撤洗枕头的事，生怕虞可人抢在他前面做了，因此总是不到十天半月就亲自撤换枕头套，再把那个小包缝将进去。洪均每周去黄缨儿那里两次，照道理来讲他应该再向杨大仙求一个用蓝色家织布缝成的那种小包，不知道为什么，这事当时却被他疏忽了。

他只好在心里自圆其说，说黄缨儿只能算外室，他应该克不到她。

于乐对此很不以为然，却也不便对他说什么。

洪均自己也想不到怎么会这样，想当年，要说意气风发、潇洒快乐，他可比于乐强多了，哪里会像现在这样谨小慎微、患得患失？唉，要怪就怪当初真不该进政府机关。

是的，大学时代的洪均可是一个风云人物，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文艺青年，他曾以诗闻名全校。除此之外，他的吉他弹得也好，还导演和主演过话剧。他其实是一个很有个性、甚至有点放荡不羁的人，能做到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这也充分说明了两点，第一，他的适应能力真的非同一般；第二，

官场真的具有塑造人和改造人的强大功能。

洪均偶尔静下心来想一想，觉得自己这些年已经变得多少有点人格分裂，一方面，对当官上瘾，除了当官基本上也干不了别的；另一方面，知道当官就是做“夹心饼干”，就总有上下级的关系需要处理，就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具体来说，对上，在看得见的地方或者说能够摆到桌面上的事情上，你要把本职工作做好，要为领导出政绩贡献思路、时间精力还有喝酒的胃，最起码，你分管的那一摊子事不能出状况，不能给领导添乱添堵；在看不见的地方，事情可就更加复杂了，光是站队跟人、笼络关系，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对下呢？虽说下级对上级总是免不了要溜须拍马、献媚讨好，但他们内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还真搞不清，否则，就没有欺上瞒下之说了。就算他们心口一致，不全都是阳奉阴违的刁民，但具体工作终归要归他们去干，你就得恩威并施，既要顺着哄着，还得不时祭出杀威棒，总之，你既要体恤下属又要时不时在他们面前耍耍官威。这些分寸都不是那么好拿捏的。再说了，能在政府机关占个哪怕最不起眼的位置的人，都是不能小觑的。那些人中间有的是有理想有抱负有个性有脾气甚至上面有关系的主，说不定还暗地里把你当成长江的前浪，随时准备把你推到沙滩上让你歇菜、让你死翘翘。

你说当官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可你有什么办法？你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已经开始奔五了；生活不允许你重新来过。

就是真的允许你重新来过，也不一定会有另外的选择。能当上公务员，能当上官，意味着成为既得利益者，那可是很多人想破脑壳的事。唉，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得陇望蜀、这山望着那山高，洪均目前的身份地位，也确实是被好多人羡慕还羡慕不来的。

但洪均总是隐隐地觉得不满足。

洪均在跟黄缨儿成了情人之后很是满足了一阵子，因为她不仅年轻漂亮，而且善解人意，是一个很好的听众。洪均的一些官场感悟跟于乐都没有说过，在黄缨儿面前却能敞开心怀。洪均说话的时候她既不随便附和也不随便发表意见，只是面带微笑地望着他，好像他说话的样子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观赏性的事。她要是

不想自己闲着，就会用纤纤的手指轻轻抚摸他，手指行动的路线一般是从头顶到背脊再到腰和屁股，终极目标则是他的胯，所以，到最后，洪均对黄缨儿的评价还是做爱做得好。

她是一个能够让他灵魂出窍还能找到回家的路的女人。

从男女关系的角度来说，洪均曾经很有女人缘，早在大学时代，他的才艺和热情就曾经像火一样吸引着飞蛾似的女孩子。现在呢？在社会上混了二十多年，早已进入了所谓的精英阶层，具有了成熟男人稳健睿智的气质，他要想泡个妞什么的，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但这么多年以来，洪均还硬是从来没有出过轨。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跟妻子虞可人的感情很好，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平安无事，内心里，他对虞可人三分尊重七分惧怕，那种深入到骨髓里的忌惮足以抵消在外面寻花问柳的刺激与快感，他总是能够做到克制克制再克制。当一个人有条件、有资格泡妞的时候还能把持得住，不在外面随便乱来，那就成了一种境界。洪均不会去追求这种境界，那也太为难自己了。但他知道口碑的重要，光靠好的口碑也许不能替你加多少分，但坏的口碑却能一剑封喉，他不能授人以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洪均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伤害虞可人，总是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她的情绪。

黄缨儿的事算是一种意外，只不过，这种意外给洪均带来了惊喜。

没想到的是，意外的惊喜会一个跟着一个。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洪均认识了另外一个名叫王小蕙的女孩子。

她身材好，长得有点像韩国演员宋慧乔。

洪均压根儿没有想到，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他的生活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

洪均兼着家里的采购员，那天是星期五，下午上班的时候虞可人打来了电话，说她今天不在家吃晚饭，让他自己解决，说是大学同学聚会，她可能要到晚上才能回来，如果他没有应酬，就去一趟第一百货负一楼的百佳乐超市，把下个星期

的菜采购了。

洪均哪天都有应酬，但既然老婆大人有吩咐，就把能推的应酬给推了。周末买菜的事是大事，因为明天儿子洪棋将回家过周末。

也巧了，洪均买好菜刚下到地下车库，便听得砰的一响，紧接着是呜呜的报警声。他赶紧走几步，发现出了状况的车子果然是他的：一辆红色的甲壳虫想倒到车位里去，把他车子一边的倒视镜刮到了地上。

肇事司机正是王小慧。

她急急忙忙地刹好车，从车子里出来，望着洪均。

洪均当然是见过美女的，但王小慧的样子还是让他怔了一下，他明显感到有一小股热乎乎的东西从喉咙里一下子滚到了胸口处。他不会让对方觉得自己太没有出息，便对她扯着嗓子喊道：“你望着我干什么？你不会道歉呀？”

王小慧连忙道歉。

洪均又说：“道歉有用吗？你是怎么开车的？你有驾照没有？”

王小慧连说有有有，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驾照掏出来交给洪均，顺带还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和名片。她似乎有点发懵，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接下来的事。

洪均看了看她的驾照，又上下打量了她一番。他打开车门，把两只手里拎着的东西扔到车上。见她还愣在他车头旁边，就问她愣在那儿干什么？为什么还不赶快打电话通知保险公司的人过来？问她是不是想私了。

王小慧张大眼睛望着洪均，问：“什么是私了？怎么私了？”

洪均马上觉得刚才的提议挺可笑，难道自己会要她先赔上一笔钱然后想办法再去骗保险公司吗？见她还愣在那儿，连忙扬扬手，告诉她碰上这种情况应该先给自己的保险公司打电话。

地下车库信号不好，她跟他打个招呼，爬到一层去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王小慧下来了。

这时的洪均早已回到了车里。她怯怯地跑过来敲洪均的车门，朝他莞尔一笑，说她已经联系上保险公司的人了，他们得在这儿等一会儿，完了问他能不能帮她把车子倒到车位里去。

洪均帮她倒完了车，仍然坐回到自己车里。碰到这种事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傻待着等保险公司的人过来了。

王小慧却没有待在车里，她一直在自己车子前面的那一小块空地上不停地来回走动，她一紧张就不停地来回走动。

地下车库算是公共场所。王小慧似乎忘了这一点。她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原本好不容易压抑下去的不良情绪，又死灰复燃了。

王小慧实在忍不住，开始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咒骂那个叫李奇扬的男人。

李奇扬曾经是王小慧的男朋友，他们前后交往了三年，或者说，她已经被他包了整整三个年头。

一个星期以前，李奇扬终于跟他老婆离婚了，原本以为她和他可以修成正果，没想到他办完离婚手续后的第三天就带着一支修路工程队去了南非。

这个李奇扬也太阴险了，他要离婚她是知道的，要去南非的事却在她面前瞒了个天衣无缝。他这一去可不是十天半个月，而是整整两年。什么意思嘛？

王小慧是在逛步行街时收到李奇扬从机场发来的信息。信息不长，就十几个字。他告诉她，他马上就要登机了，让她多保重。

王小慧立即把电话打了过去，对方却已经关了机。

王小慧觉得自己可笑得像个白痴，因为她那次上街的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自己买东西，而是为李奇扬买皮带。李奇扬身价几千万，却是一个对自己节俭到家的人，从来不肯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这跟别的包工头有点不一样，他们总是把花钱当做是有实力的象征，下最好的馆子，开最好的车子，用最贵的手表、手机，穿最有名的衣服、皮鞋（哪怕穿在身上怎么看怎么像借来的）。李奇扬看起来就像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农民，那根旧皮带已经开裂两三个星期了，一根差点变成两根，每次扣皮带都挺费劲儿的。

王小慧不露声色，把买新皮带的时间留给他家里的那个女人，觉得给李奇扬换行头应该是他老婆的事。见那边一直没有动静，这才动了僭越的念头。她甚至想好了替李奇扬换皮带时对他说的话：男人的穿着品位是他背后女人的品位的外在表现。你以这样的形象示人，只会丢人现眼。

王小蕙初看信息时只觉得头脑一片空白，但半分钟以后她想明白了，姓李的这是在与她告别，他让她多保重就是从此各奔东西的意思。这正应了闺密张嘉说的一句话，你把姓李的家庭搞垮之际，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人分手之时。

她在大街上抬头望天，不是想在灰蒙蒙的天空中寻找那架远去的国际航班，只是想咬咬牙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她在心里把自己一连骂了三遍：贱人！贱人！贱人！

等王小蕙回到他们曾经的小窝里，想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眼泪怎么也挤不出来了。

姓李的总算还有点良心，他把那个四五十平米的小窝过户到了她名下。那本新办下来的房产证就放在那张宽大的双人床上（他可真会选地方），旁边是两片车钥匙——他还给她买了一辆崭新的甲壳虫。

王小蕙刚拿驾照没一个月，除了偶尔在李奇扬的陪护下开开他那辆路虎，其实没多少机会摸车。现在，李奇扬走了，多保重的其中一个延伸意思，就是王小蕙今后得独自开车上街。

没想到第一次开车上街就出了状况。

洪均一上来就吼她。

王小蕙只有唯唯诺诺的份。有什么办法，毕竟是你技术不过关刮了人家的车。

但她还是很快瞥了一眼他扔到自己车里去的那些东西，认定他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男人。

难得的是这个男人长得很帅，他身材修长，挺胸收腹，没有他这种年纪的男人常有的小肚子，刚才在她面前一站，很有一种玉树临风之感，这是一个挺有魅力的男人。她又一次想到了李奇扬。

李奇扬五短身材，不仅其貌不扬，还比王小蕙矮了半个头。据说男人无丑相，当初要不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像过世了的影视演员傅彪，王小蕙可能理都懒得理他。李奇扬追她的时候倒动了真格的，一点没少下功夫。最让她感动的一次，是她在网上看中了一款手机，他不知道怎么知道了，当时内地没有货，他二话没说开车去香港，往返差不多二十个小时，硬是帮她买回一台。

王小慧并没有因此就范，直到不久以后她爸爸来了电话，说是收到了她寄回家的100万汇款。王小慧当时就晕了，既是因为100万人民币，也是因为李奇扬做事的方式。他对自己很节俭对你却很大方，好得让你腻味、让你倍感踏实，你还求什么呢？

不冲人看冲钱看，三年交往期，也就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王小慧认了。

到头来呢？

原来他一直在骗她。

她早该知道大奸若忠的道理。慈不带兵，善不行商，他一个做生意的，不好不诈能发那么大的财吗？他怎么可能一直把你含在嘴里捧在手心里呢？

王小慧从李奇扬那儿受到的打击不是100万外加一套房一部车所能弥补的。整整三年的青春岁月是一回事，她对爱情乃至人生的看法是另外一回事。她认识李奇扬的时候是二十一岁，刚出大学校门，美丽而青涩。现在她二十四岁了，不大不小，往前再走几步，一不留神马上就会跨入剩女的行列。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主要的是，从此以后，她还能相信男人吗？她还有爱的勇气和能力吗？

连续两天，王小慧饭茶不思，精神很是恍惚。李奇扬的出走带给她的问题让她百思不解——为什么三年期刚到，先离开的不是自己而是他？

她去第一百货是为了退回那根皮带。它没能拴住李奇扬，她当然也不会把它套到自己脖子上，为一个狗屁男人上吊，她还没那么蠢。与其睹物思人给自己添堵，不如换回花掉的银子。

没想到招来了这么一个男人。

用到这个男人身上的第一个词就是精致，她觉得这个帅帅的中年男人给人的第一感觉，完全可以用气宇轩昂来形容，她对他很有好感。

所以，王小慧虽然被这个男人吼了，只觉得是自己活该，并不觉得吼她的人有多么讨厌。